

·小小说·

风谷峪

◆孙卫东

增援部队来迟了,一班全体战士以及国民党军士兵无一生还。

打扫战场的时候,战士们在一班阵地掩体前,看见一位脸上挂着泪痕已经牺牲的解放军战士,他怀中紧紧抱着一名胸部多处中弹而亡的国民党军官尸体,有老兵认出了他们……

担任掩护军工厂重要物资转移任务的一个排,被一股国民党军死死咬住,追赶了一天一夜。

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在风谷峪里停下做短暂休整,排长问一班班长张世贵:“这地方熟吗?”

“排长,当年跟咱的冤家在这儿并肩阻击过日寇,咋能不熟。”

“熟就好,今儿个你的任务就是把身后追赶咱的敌人,挡在风谷峪,掩护物资转移。”

“就俺一个班?”

“嗯。”排长点点头。

“当年咱连一百多人,还有身后咱的老冤家少说二百人才……”

“才啥才?当年打鬼子是老套筒,汉阳造,今天老子给你配三挺马克沁重机枪,弹药随你,要多少给多少,废话少说,就这么

定了。”排长说完走了。张世贵本来就是机枪手出身,是出了名的神射手,听到马克沁机枪射击时发出的咳咳咳咳……的叫声就来精神,但他更清楚,身后的敌人也不是吃素的,打日本的时候也是出了名的铁军。

十几名战士在风谷峪两侧悬崖峭壁中间最窄的位置构筑了工事,架起机枪等着敌人。不多时,就听见峡谷中传来了窸窣窸窣的脚步声。

张世贵扣动马克沁机枪,先来了一个敲山震虎,咳咳咳,咳咳咳,咳咳咳,三个短点射后,枪声在峡谷回荡着。阵地静了,静得连呼吸,心跳都能听到。

突然对面有人喊道:“这马克沁的叫声俺太熟悉了!是张世贵大哥吧!”

战士们都看着班长。

张世贵望了一眼战士们,提高嗓门回答道:“你是刘老闷儿兄弟吧,好久不见,你还好吧!”

对面答道:“世贵哥,你记着兄弟呢?”

“记得,记得,咱一起打鬼子那些日子俺忘不了,你腿伤好利索了吧?”

“世贵哥,好利索了!多亏你,要不然早死了。”

那年在这条峡谷中阻击日军,国军中尉刘老闷负了伤,就是张世贵给背下来的。对面的刘老闷又喊上了:“世贵哥,别打了,

给兄弟让条道吧。”

“老闷儿兄弟,咱各为其主,军命不可违,还是你们撤了吧,你哥俺的枪子儿不长眼,别伤了兄弟。”话音未落,峡谷中枪声大作……

三挺马克沁吼叫了十多分钟后,敌军退了,张世贵看着面前横七竖八的敌军尸体高声喊道:“老闷儿兄弟,你还活着吗?活着就别冲了,你们过不去,真的过不去!”

沉默后,对面答道:“世贵哥,俺还活着呢!这是死命令,俺必须过去,看在往日的情分上,就给弟兄们让条道吧。”

“兄弟,不行啊,俺这也是死命令,你们还是回去吧!”

峡谷中杀声震天,对面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,马克沁机枪吼叫着,像一把飞快的镰刀在收割庄稼。二十分钟后,一班阵地前又放到了一片敌军,尸体一个挨着一个,一个擦着一个,峡谷又安静了。

张世贵正了正军帽,走出掩体,装了一锅烟,对着冒青烟的枪管把火点上,坐在弹药箱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:“老闷儿兄弟,你还活着吗?”

“世贵哥,俺还有三十来个人,等你抽完这袋烟,俺再来一次冲锋。”

敌军再次发起冲锋,这次冲锋最为猛烈,三挺马克沁机枪只剩下了张世贵这一挺,全班只剩下了张世贵一个人,对面的敌人又退了回去。

张世贵知道,现在对面留下来的都是当年跟鬼子拼过大大刀片子的老兵了,只有

这些老兵才有这样的战斗力。他整理好弹药说:“老闷儿兄弟,你还活着吗?”

“世贵哥,俺活着呢。”

“兄弟,你们真的别再冲了,退回去吧,哥求你了!”

冲啊!杀呀!敌军扯着嗓子喊叫着,再次发起冲锋。

“弟兄们,回去吧,你们过不去,你们真过不去,俺求你们啦!”张世贵的呼喊声,伴着马克沁机枪咳咳咳咳……的枪声,在山谷中再次响起。

张世贵望着风谷峪满地的尸体,握着马克沁重机枪的手颤抖着,强忍着伤痛,用力喊道:“老闷儿兄弟,俺知道你活着,当年俺救你,是让你好好活下去,不是让你跟俺来拼命的,你老家解放了,听哥的话,回家好好过日子,别再来了。”

满身血污的刘老闷从堆积的尸体中爬出来喊道:“世贵哥,俺知道你枪下有神,不想杀俺,但军命不可违!感谢世贵哥当年救命之恩啦,俺把这条命还给你!”他带着仅剩的几名士兵,手握斯登冲锋枪朝着张世贵冲了过来。

张世贵再次扣响马克沁机枪。一震弹雨过后,风谷峪静了,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。

张世贵艰难地爬出掩体,找到刘老闷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,用尽最后的力气撕心裂肺地喊着:“老天爷!作孽呀!作孽呀……”

·创作谈·

阅墙

——小小说《风谷峪》创作浅谈

◆孙卫东

几年前听一位战友讲,他老家有座没有墓碑的坟,里面葬的是在一场阻击日寇的战斗中,并肩作战牺牲的八路军、国民党军士兵,当地人管这座坟叫兄弟坟。

听后我为之震撼,一直想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一篇小说,酝酿了很久之后,总觉得“兄弟阅于墙,外御其侮”这种国共携手抗敌的小说也好,影视剧也罢,实在是太多太多,写好了则罢,写不好就落入了俗套子,还把一个好题材毁了,就这样暂时搁浅了。

去年有天晚上,在王鼎老师的晋国小说苑微信群聊小说写作技法的时候,有文友们提出让我讲个故事活跃一下气氛。我脑子里灵光一闪,何不把兄弟坟这故事换种事件背景去写呢?于是将解放军战士张世贵与国军中尉军官刘老闷曾经并肩作战、抗击日寇这段故事作为二人生死之交的一个点,把二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一次阻击战再次相遇作为故事的核心,加上激烈的战斗场面以及兄

弟二人的对话,用了大概十分钟时间,《风谷峪》这篇小小说的初稿在微信群出现了,后经过修改完善投了稿。

故事时间节点是在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初期,某兵工厂重要物资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追击,途经风谷峪的时候发生的一场血战。

为了故事的真实性,场景我选择了风谷峪这样一个地名,用意指军人风骨。在武器使用上,选择了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,号称寡妇制造者、生命收割机的马克沁机枪,这种武器在二次大战以及我国解放战争中也广泛使用。在小说结尾出现了斯登冲锋枪,这种武器是二次大战英国军队装备的自动武器,二战结束后大量装备国民党军队,我们解放军也有很多,例如电影《董存瑞》《渡江侦察记》……至于故事中的兄弟情感、军人使命及信仰等,就不一一剖析了,还是留给读者去思索吧。

·乔中岳系列散文之四·

我的欢乐童年

五岁前,我是在横水镇度过的。那时,父亲在横水镇开有一家粮食园,父母把我这“独苗”捧作掌上明珠。

我最爱跟在父亲身后,到粮屯里看高高的积粮,到厢房里去看先生们打算盘。每当碰到“总盘”时,五六个先生每人一把算盘,由帐房先生一人念唱,其余拨弄算盘珠子,直至最后几个人的结果一致才可确认。先生那拖声带调的念唱声和那清脆的哗啦哗啦的算珠声,谱成一曲动听的旋律,时常让我痴迷忘返。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与父亲的指教下,我也学会了“李三娘担水”“狮子滚绣球”等珠算游戏。

父亲有空常带我到离横水镇四五里地的乔寺村去玩,看涑水河畔的百亩荷花,看庄严高大的砖雕碑楼,在小河里捉鱼捞虾。回家时,头顶着荷叶,手提着瓶里的鱼虾,光着泥糊糊的脚丫子,蹦蹦跳跳快活极了。每到镇上唱大戏的时候,父亲总是让我骑到他的肩上,吃着山楂葫芦或者毛栗子。我也好像懂戏似的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从不瞌睡也不哭闹,直到“煞戏”。

1954年左右,横水粮食园在公私合营一年后被收为国有,我们一家就从横水镇回到了乔堡的老院。

小时候,我和伙伴常去南庙上玩耍。那时,到处都是石狮、石马、石鹿、石碑等石雕以及砖瓦条石等。我们最喜欢骑在蝮鼠的脖子上,摇来摆去。在大殿遗址处扣着一口很大的铁钟,听大人说钟下可容纳四人,此钟敲响能传至绛县、曲沃和侯马三县。

解放初期,小学校址在乔堡西面李堡的一所古庙里。

庙内有南台子、北殿,西边还有一排窑洞,庙门朝东。我的小学

生活,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清楚地记得,学校的南台子上是空着的,学生的唱歌画画就在戏台上进行。南台的右边夹道有一块大约十几平米的湿地,翠竹绿芦四季常青。不知谁在绿地中间放了些石块,常常有些学生钻进里面做游戏。不能忘记的是,老师张子健的孩子,每天早晨六点总会准时在湿地里朗读一个小时,我们到校时总能听到从绿地传出听不懂的哇啦声,后来才知道是英语。

北殿上供奉有孔、孟塑像,每当开学时,全校师生都要给圣人行大礼,那时的“师道尊严,教学第一”的思想,使得学校教风严谨风正,我也曾因背不会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挨过老师的手板。我更忘不了启蒙老师张子健先生,他总是一副咬牙切齿的面孔。在他的严格训练下,我那画满红圈的大楷仿页,常常在校园里展出。

李堡村后的山沟里,常年流淌着一湾溪水,经村旁半绕学校而过,校门前的几棵怀抱大桐树,在溪水的滋润下长得郁郁葱葱。校门里边有一棵大绒线树,每当开花季节,那一个粉球似的花朵,在绒叶的衬托下漂亮极了。不少孩子捡起掉在地上的花朵放到舌尖上,觉得有些刺甜的味道,也有些像南方“杨梅”的入口。西边窑洞前的两棵沙果树,树冠庞大、枝叶繁茂,每到秋天硕果挂满枝头,渐渐红了的果实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垂涎欲滴,老师便让我们站好队,每人分得三至五个大小不等的果子……

逆着溪流往后走,棵棵垂柳间点缀着簇簇芦苇;片片翠竹旁,镶嵌着池池莲藕。放学后,我们常常在沟溪里捞虾、摸蟹、捉泥鳅。四年的小学生活,给我留下无尽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